

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

第三本第一分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第三本

北平

中華民國二十年

保留版權
不得翻印

本册實售捌角

代售人得酌加運費寄費

總批發處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北平北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及其他書店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址 南京成賢街

本所現在所址 北平北海公園內

電報掛號

華文 二九八零

洋文 Philologie

本院駐滬通信處住址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北平京華印書局代印

本刊附白

(一)本刊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物之一，此外之單刊、專刊、史料集等，另行發刊之。

(二)本刊每四分爲一本，每本約有五百單葉。每本完時附以目錄，檢題，及每篇之英文或法文提要；其原以外國文著作者，附以漢文提要。

(三)本刊原爲本所同人發刊其論著之用，但國內外同業此學者願以其著作投登時，本所當敬謹斟酌之。所外人之稿件，如經刊登，當酌送些須之工作費，以償補其爲此所費之雜費。至於獎金及出版規則，另由中央研究院詳定之。

(四)每文加印單冊五十份由作者有之。如作者願多加印單冊時，至遲須於最後次校稿時聲明，並自認其費用。

(五)凡以稿本交來者，編輯部只決定其刊入集刊與否，不爲排列次叙。故本集刊各文之次叙，均以交到編輯部之先後爲定。

本集刊第三本之印費

由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資 助

特此誌謝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敬白

切韻 â 的來源

李 方 桂

不論從三百篇的用韻或是從諧聲的偏傍看起來，切韻的元音 â 有很明顯的兩種來源。這兩種不同的 â 在切韻裡頭至少有些韻還保留點兒不同的地方，最顯明的就是覃，談（高本漢都寫作 âm）哈，泰（高寫作 âi, â:i）¹⁾這兩種 â 的來源明瞭之後，我們雖然不能確定覃，談的 â 在切韻時代的不同讀法，可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這兩種 â 爲什麼要那麼樣嚴格的分開。

第一種 â 在詩韻裡時常同含有 a, ä, v, e (e) 元音的字押韻，同時亦跟這些字諧聲。這一種 â 可以無問題的定爲由上古的 *â²⁾ 來的。他同 a, v 押韻是因爲他們的音值很相近然而他同 ä, e 也押韻，這我們不得不疑 ä, e 是由別的音變來的。我說 â 同 ä, e 不能押韻的原因有兩種（1）â 同 ä, e 在普通人的耳朵聽起來已經很不相似了。由普通音韻的原則上也不當押韻。而在詩經裡頭不但偶爾一次並且是常常的同 ä, e 押韻，這不得不使我們疑 ä, e 一定是從一種 a 元音變來的。（2）在詩經本身的用韻上，我們也有一個 â 絕對不同 ä 押韻的例。這就是唐 âng 韻的字。這韻的字同陽 iang 韻的字是押韻的。但是不但不同清 iäng 韻的字押韻並且也不諧聲，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古人用韻及造諧聲字的規則是很嚴格的，â 同 ä 是不押韻的。現在我們在詩經裡頭的確確找出許多 â 同 ä, e 押韻的例子來，那我們應當如何解釋呢？我覺得 â 同 ä, e 押韻的原故是因爲 ä, e 原來是一種 a 元音，因爲受一種同化作用，更的確一點兒的說法是受 progressive umlaut 的影響變成 ä, e；ä 只見于三等字，e 見于四等字。他們的變化是 *ia- > iä-, *ia- > ie-。這麼樣我們就可以解釋 â 同 ä, e 押韻的現象了。要注意的是 *ia- 雖然變成切韻的 iä-, *ia- 變成切韻的 ie-, 不過切韻的 iä-

（1）切韻時代的音值皆依高本漢的寫法，因爲印刷的關係稍有更動，如同 v 作 ʋ, ä 作 â:, e 作 ǝ, i 作 ĭ 等。

（2）上古音是指詩經時代的音，他的音值前加一個星 [*] 以別於切韻時代的音。

ie- 不全是由 *ia-, *ia- 來的。我有理由相信他們還有別的來源，因為與本文無關，暫不討論。

第二種 â 常常在詩韻裡同含有 e, i, u 的字押韻並且亦常常互相諧聲，這是很奇怪的，因為 â 與 e 已經相差很遠够不上押韻的程度了，更同 i, u 押韻豈不是更奇？這種 â 我們可以決定說上古時不是 â 原因是(1)不同第一種的 â 相混(2)不同 a-, iä-, ie- 押韻，現在我們得要定這種 â 是從什麼音變來的，我們先簡單的列一個表證明這種 â 的來源，詳細的證據在每韻分開討論時再說。

詩 韻

諧 聲

- | | |
|--------------------------|--------------------------|
| 1. 哈 âi, 灰 uâi: 之 i | 哈 âi, : 之 i |
| 哈 âi, 灰 uâi: 尤 iəu | 灰 uâi, : 尤 iəu |
| 哈 âi, 灰 uâi: 德 êk, 職 iək | 哈 âi, 灰 uâi: 德 êk, 職 iək |
| 哈 âi, 灰 uâi: 屋(三等) iuk | 灰 uâi: 屋(三等) iuk |
| 2. 覃 âm: 侵 iəm | 覃 âm: 侵 iəm |
| 覃 âm: 東(三等) iung | 覃 âm: 東(三等) iung |
| 3. 合 âp: 緝 iəp | 合 âp: 緝 iəp |
| 4. 豪 âu (一部分): 尤 iəu | 豪 âu: 尤 iəu |
| 豪 âu(一部分): 肴 au(一部分)(?) | 豪 âu: 肴 au(?) |
| 豪 âu (一部分): 屋(三等) iuk | 豪 âu: 屋 iuk |

有少數的例外的韻同諧聲，我為明瞭起見，沒有列入，留在以後再說。由以上的表看起來最顯明的是 â 同 e 的關係，如同 âm: iəm, âp: iəp, âu: iəu 等。我們已然知道這種 â 不是從 *â 變來的，所以我們也不能說 iəm, iəp, iəu 等是從 *â 變來的，然而反過來說這種 â 是從 *e 來的，我覺得不但可以解釋許多詩韻並且可以明瞭切韻 â, e 分佈的情形。很有幾條理由使我相信 â 是從 e 來的(1) e 變 â 在語言學的經驗看起來是可能的。印歐的 e 在拉丁，希臘，日耳曼等語都變成 a, 是個很好的例子。(2) 切韻裡有些韻還保存着 e 音，然而在什麼情形之下 *e 可以保存，在什麼情形之下 *e 變成 â, 我們可以找出極清楚的兩條定律來(見下文)決不是混亂無規則的。(3) 解釋詩韻是最好不過的，如覃: 侵(*əm: *iəm) 合: 緝(*əp: *iəp) 豪: 尤(*əwg: *iəwg),

等。(4)不與別的上古音的擬定發生衝突。1)

若是 â 從 *ə 來的話，i, iu- 亦必定是有一個 ə 的元音在裡邊，因為由詩韻及諧聲看起來這麼時常押韻及諧聲的字決不會有這麼相差太遠的元音 â, i, u 我們很有幾個諧聲字可以證明 i 同 iu- 是從 *ə 變來的，如同

弋 iək: 忒 t'ək: 試 ši: 代 d'âi (<*dīək: *t'ək: *šīæg:²) *d'æg)

待 d'âi: 等 tai, teng: 寺 zi: 特 d'ek (<*d'æg: *teg, *teng: *dziæg: *d'ək)

(1)西門亦看出 ə 同 â 的關係，不過他沒有分辨出兩種 â 來，所以他只疑心 ə 在上古時代讀法很似 â，他說“.....dass den Schöpfern der Schriftzeichen Wörter auf -əy und -ây hinreichend ähnlich erschienen sind, um sie in einer phonetischen Serie zu vereinen.....Als weitere Bestätigung darf in diesem zusammenhange der Wechsel zwischen iëm und âm (am)angeführt werden.” (W. Simon, Zur Reconstr. d. Altch. Endconsonanten, Mitt. d. Sem. für Or. Spr. Bd. xxx, 1927 Abteilung 1, p. 9) 他亦知道之韻的字的元音與 ə, â 都相近所以他定了個倒 i (ibid, p. 12) 這種複雜手續依我看起來都不需要。我的兩條定律 (見下文) 可以很圓滿的解釋一切。

(2)我把在切韻時代以前失落的韻尾都寫作 *-g 或者 *-d, 以別于 -k, -t 高本漢在他的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RAS Oct. 1928, 趙元任譯文見本所集刊 I, 3, 345—401 頁一篇文章裏頭在上古時代擬了兩種韻尾 *-k' (去聲字) *-g (平上字)，我覺得是很可疑的。他一方面承認在上古時代這種韻尾已經很微弱了，就快要失去了——換言之就是快要元音化 vocalized 了——，他一方面還擬定了 -wk, -wg 的兩種分別，試想想一種快要元音化的韻尾又已經發出一種 -w 的介音來，還能無音麼？與 -wg 能不混麼？我們要注意去聲可以算作韻尾失落的原因更可以算作韻尾失落的結果 (如北方官話入聲之變平上去)，我們還不敢決定誰是因誰是果。若是依高本漢說收 -k 的字可以有去入二種聲調，我們何不更說收 -k 的字更有平上去入四種聲調，何必又擬兩種韻尾 *-g, -k' 呢？我覺得最妥當的辦法是把在切韻時候還保存的 -p, -k, -t 同切韻時代以前已經失掉的韻尾分別出來。前一種寫作 -p, -k, -t, 後一種寫作 -b, -g, -d 他們真正的讀法如何，我覺得我們還不能定。

則 tsək: 側 tɕiək: 廁 tɕ'i (<*tsək: *tɕiək: *tɕ'iæg)

翼 iək: 異 i: 冀 kji (<*giək: *giæg: *kiæg)

飾 šiək: 飢 zi: 飭 t'iək (<*šiək: *dziæg: *t'iək)

直 d'iək: 值 d'i (<*d'iək: *d'iæg)

織 t'siək: 熾 t's'i (<*t'iək: *t'iæg)

食 dz'iək, zi (<*d'iək, *dziæg)

意 i: 億 iək (<*iæg: *iək)

疑 ngji: 礙 ngâi: 凝 ngiæng: 嶷 ngiək (<*ngiæg: *ngæg: *ngiæng: *ngiək)

有 jiəu: 郁 iuk (<*giæg: *iuək)

鬲 b'iwək, b'iuk: 福 piuk: 匄 b'uək: 逼 piək: 富 piəu (<*b'iwək, *b'iuək: *piuək: *b'uək: *piək: *piæg)

*iæg > *iəi > i; *iuək > iuk 都是最自然不過的現象，同時高本漢諧聲的條例亦滿足了。我覺得非經過這一番的解釋我們不能明瞭為什麼 âi 同 i, iuk, ək 會押韻——注意！不但是押韻而且是常常的押韻。偶爾一次押韻我還可以說是例外「通押」；若是常常押韻我們就決不能輕輕放過說他們是「糊弄局兒的韻」了。高本漢在他的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805頁) 說基 kji, 來 lâi, 久 kiəu, 福 piuk 所以押韻的原故是因為他們原來有 -g 韻尾，(基 *kjig, 來 *lâg, 久 *kiæg,) 他沒想到來 *lâg 若是能同基 *kjig 押韻，為什麼不同鏗韻 âk 的字押韻？他前面講 (801頁) 像 -âg 同 âk 的字不是好韻，所以不能多有（其實一次亦沒有），然而他在 802 頁反找出許多 *âg, (依高) 同 iuk, iək, ək 押韻的例子出來，這是什麼原故？現在我們可以明瞭他們押韻的原故不單是因為只有個 -g 的韻尾並且因為他們的主要元音也相同：基是 *kiæg, 來是 *læg, 久是 *kiæg, 福是 *piuək。這麼一來我們更可以解釋詩經裡頭一個例外的韻，鄭鷄鳴 3 來與贈韻。若依高的說法，*lâg, *dz'æng 就因為韻尾 -g, -ng 的原故就可以押韻了，這未免太牽強。我覺得押韻的字他的主要元音是最重要的，韻尾還在其次。現在韻尾雖有些相似，元音差的太多，押韻是不可能的。不過若按我的說法，來是 *læg, 贈是 *dz'æng,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押韻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元音是一樣的。還有能字有 næng, nâi 兩讀，小雅賓之初筵 2 能，又，時，押韻。若是依我的說法，能是 *næng,

*nəg, 又是 *g'ïəg, 時是 *d'ïəg, 不論能是歸哈或是歸登韻, 押韻是可能的。能的兩讀在切韻的時候雖差的很多。在上古時候是差的很少的。類似能字有等字的兩讀 təng, t'ai, 他在上古時候是 *təng, *təg。

我們若是定這個 â 是從 *ə 來的。對於切韻的系統上有個很有趣的解釋, 切韻有覃 âm 談 âm 二韻, 合 âp 盍 âp 二韻, 哈 â:i(uâ:i) 泰 âi(uâi) 二韻, 豪 âu 雖只有一韻然而由詩韻同諧聲看起來亦有二種來源。惟獨寒 ân(uân) 只有一種, 詩韻裏亦不能辨出兩種來, 曷 ât(uât) 亦只有一種 唐 âng(wâng) 也只有一種。鐸 âk(wâk) 也只有一種。他們只有一種的原故是因為在有這種韻尾的韻裏 *ə 不變成 â, 所以同他相配的都有一個有 ə 音的韻。我們看一看下列的表就清楚了: ——

| | | | | | | | | |
|-------|------|------|-------------|------|-----------|------------|-------------|-----------|
| 上古 *â | 談 âm | 盍 âp | 泰 â:i(uâ:i) | 豪 âu | 寒 ân(uân) | 曷 ât(uât) | 唐 âng(wâng) | 鐸 âk(wâk) |
| 上古 *e | 覃 âm | 合 âp | 哈 âi(uâi) | 豪 âu | 痕 ən(uən) | 沒 (ət) uət | 登 əng(wəng) | 德 êk(wək) |

注意侯韻 əu 不與豪韻 âu 配, 侯韻在詩經裡沒有同含有 â 的字押韻的, 也很少同含有 â 的字諧聲的。我疑心侯韻的 əu 是另外有一個來源——或者 əu < *u。總起以上的表來看, 我們可以得兩個很重要的定律:

(1) 上古 *ə 在 -n, -t, -ng -k 的前面到切韻的時候還保存着。

(2) 上古 *ə 在 -m, -p, -i (< *i 或者 *-g, *-d), -u (< *u 或者 *-g) 的前面到切韻的時候變成 â。若有一個介音 ĩ (或者 i) 在這個 *ə 的前頭, 這個 *ə 就全體保留着, 1) 所以切韻裡有 ĩəm, ĩəp, ĩəu, (ĩəu), i (< *ĩəi < *ĩəg) 2)。

關於這個 *ə 的音值我們不能決定說他在上古時代到底應當如何讀。我想他大約是中混或中後兩部位上的元音, 拿 ə 去代表他是比較合宜的。這不過是我個人的猜度。至於他的真正讀法我們不能證明——依我看起來——在歷史語言學上 (historical linguistics) 也無須證明, 這就好象關於電氣的運用性質都知道了, 而電氣到底是什

(1) 在廣州話裏頭在介音 ĩ 後頭的 ə 亦都更進一步的變成 ǎ 了, ĩəm > iǎm; ĩəp > iǎp; ĩəu > iǎu。

(2) 我們可否改定切韻的之韻作 ĩəi? 見, 溪, 羣, 疑, 諸聲母在這韻裡的齶化現相似乎亦可以解釋了。

麼東西我們還不知道的情形相同¹⁾。

現在我們就切韻裏所有含有 â 元音的韻分開討論。我們先討論第一種從上古*â 來的 â。含有這種 â 元音的韻我覺得有歌 â, 戈 uâ, 唐 âng, wâng, 鐸 âk, wâk, 寒 ân, 桓 uân, 曷 ât 末 uât, 談 âm, 盍 âp 泰 â:i, uâ:i, 豪 âu (一部分)等韻。

去討論這個問題我只用了詩經的用韻來作根據，其次就是諧聲字。詩經的用韻在從前的古韻學大家如同顧炎武，段玉裁，江永，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都有很精密的研究。我完全本着這幾位學者的學說。我在這篇文章裡頭只選了些確不可移的例子來作證。讀者若再多要例子的時候，就請參看以上諸位的原書。關於諧聲字一方面我只取下詩韻裡有的字或者“偏傍”。一個偏傍能諧切韻裡好幾韻的字的時候，我每韻只取一個字來作代表。所取的字亦多半是高本漢的分析字典有的字，除去詩韻的裡字而高氏未采入他的字典裡頭的以外，所取的字都是很常見的，所以廣韻裏頭很多的冷字我一概沒有列入。

還有一層我要聲明的是我對於例外的韻或者諧聲字，只要他直接同含有 â 的字押韻或者諧聲我亦都寫下來了。有些例外我老老實實的承認我不能解釋，至少我的解釋同任何人的解釋都是一種猜度。所以我不多費唇舌去解釋他。詩經方言問題同錯字問題都很能是這種例外的原因。我們在上古音韻大體未明瞭之先就去解釋這種例外是很危險的，我雖然盡力把例外的字記下來，然而我覺得例外少的很，不足以妨害我的理論。我希望我在最近能把切韻裡頭的別的元音的來源研究出來，或者對於這些例外的字能發現一個解釋也未可知。

1) 歌 â 戈 uâ

關於這一韻高本漢已然有很精細的討論，請看趙元任譯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本所集刊 I, 3, 355—369 頁。我們現在只要把他的結論寫一寫就成了：

歌 â 戈 uâ 是在上古時有 *â 元音的。麻 a, ia 的一部分 (如加, 也等字) 是上

- (1) 我們可以拿印歐 ə 來作比較。印歐 ə 在拉丁, 日耳曼等語爲 a 在梵文爲 i 不與印歐 a 相混。至於這個 ə 的音值雖亦有人猜度，結果亦是不關痛癢的，我們只要認清這個 ə 是印歐語的一個音素 (phoneme) 不與別的音素相混就夠了。

古的 *a, *ia 支 iě 一部分的字是上古的 *ia (高作 *iã)。

這裏頭亦有例外的字，火 xuâ 在豳風七月裏同衣，葦押韻；小雅大田 2 同穉押韻。這也許是方言的不同，也許是火字的來源與別的戈韻字不同，我們不能定。

還有一個有趣味的觀察就是歌韻沒有唇聲母的字。而戈韻裏有許多唇聲母的字。這使我們不得不疑心這些字裏有些是從歌韻裏轉來的；如同破 puâ < *pâ 注意皮的聲字除在戈韻外差不多全是開口韻，單獨到了含有 â 元音的時候就合口了。這使我們疑心到一個唇音 + â > 唇音 + uâ 的作用在裏頭，現在我們不能十分的有把握說這就是如此，我們以後還有機會討論這個現象。

2) 唐 âng, wâng

我們先看詩經的用韻：——

a. 與陽 iang, iwang 韻的字押韻：

| | |
|--------|-----------|
| 小雅賓之初筵 | 1 抗張 |
| 邶風燕燕 | 2 頗將 |
| 衛風河廣 | 1 廣杭望 |
| 大雅公劉 | 5 長岡陽，糧陽荒 |
| 大雅卷阿 | 4 長康常 |
| 小雅庭燎 | 1 央光將 |
| 大雅大明 | 5 梁光 |
| 秦風渭陽 | 1 陽黃 |
| 小雅都人士 | 1 黃章望 |
| 周南樛木 | 2 荒將 |
| 大雅假樂 | 3 疆綱 |
| 小雅采芣 | 3 剛陽 |

b. 與庚 eng, ieng, iweng 韻的字押韻：

| | |
|-------|---------|
| 齊風著 | 3 堂黃英 |
| 魏風汾沮洳 | 2 方桑英英行 |
| 鄭風將仲子 | 2 牆桑兄 |

| | | |
|--------|---|--------|
| 鄘風定之方中 | 2 | 堂京桑臧 |
| 大雅公劉 | 3 | 岡京 |
| 魯頌有駟 | 1 | 黃明 |
| 魏風陟岵 | 3 | 岡兄 |
| 小雅采芑 | 2 | 鄉央衡墜皇珩 |
| 周南卷耳 | 2 | 岡黃駝傷 |
| 豳風七月 | 2 | 陽庚筐行桑 |
| 大雅韓奕 | 4 | 彭鏘光 |

我們再看唐 âng, wâng 的諧聲字：——

| | | |
|--------------------|----------------------|-------------|
| 倉 t'sâng : | 踰 ts'iang : | 槍 dz'eng |
| 臧 tsâng : | 牆 dz'iang, 戕 dz'iang | |
| 堂 d'âng : | 尙 ziang : | 掌 t'eng |
| 囊 nâng : | 讓 n'ziang | |
| 旁 b'wâng : | 方 p'iwang : | 妨 peng |
| 狼 lâng : | 良 liang | |
| 湯 t'âng : | 陽 iang | |
| 盎 âng : | 央 i'iang : | 英 i'eng |
| 行 yâng, y'eng : | 衡 y'eng | |
| 仰 ngâng : | 仰 ng'iang 迎 ng'eng | |
| 芒 mâng : | 亡 miwang : | 氓 m'eng (耕) |
| 皇 ywâng : | 王 j'iwang : | 惶 y'eng |
| 光 kwâng, 黃 ywâng : | 橫 yw'eng, 鑛 kw'eng : | 擴 k'wâk |
| 康 k'âng : | 庚 k'eng | |

由他們的用韻跟他們的諧聲，我想我們都可以無問題的擬定這一類的字在上古時候是有個 *â 的元音在裡頭。陽 iang 韻的字我們也可以按麻(三等) ia 的例定爲上古 *iang 來的。在切韻裏頭含有 ɐ 元音的韻據我看起來也許有幾個來源。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 *â 押韻及諧聲的，我們亦可定他大約是一種近似 a 的元音。現在不是討論

他的時候，我打算將來另作一篇文章來討論他。

唐，陽兩韻的偏傍差不多完全沒有同登 eng, 蒸 ieng, 清 iäng, 青 ieng 諸聲的。所以我們知道他不但不會是從 *ə 變來的他與 iäng, ieng 亦相差甚遠，換言之 iäng, ieng 在上古時代已經同 âng, iang 不同的很，夠不上押韻及諧聲的程度了。我要指明這一點的原故是因為以後我們有 iä- 同 â- 押韻的例子，如昔 iäk 同鐸 âk 押韻，泰 â:i 同祭 iäi 押韻等。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定 iäk 是從 *iak 變來的，iäi 是從 *iai (< *iad) 來的，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定清 iäng 由從 *iang 來的，他在上古時候是含有別種元音的。

3) 鐸 âk, wâk

鐸韻雖然是唐韻的入聲字然而他在詩經裡頭的用韻有不同的地方：——

a) 與昔 iäk 韻的字押韻

| | |
|------|---------|
| 小雅白駒 | 2 藿夕客 |
| 齊風載驅 | 1 薄韞夕 |
| 小雅瓠葉 | 3 炙酢 |
| 大雅行葦 | 2 席酢炙罍 |
| 小雅鶴鳴 | 1 瓊石錯 |
| 鄭風緇衣 | 3 蕭作 |
| 魯頌駟 | 3 駱維繹駮作 |
| 魯頌泮水 | 7 博駮逆獲 |
| 大雅板 | 2 懌莫 |

b) 與陌 ek, iek 韻的字押韻

| | |
|------|----------|
| 大雅抑 | 7 格度射 |
| 周南葛覃 | 2 莫獲裕駮 |
| 秦風無衣 | 2 澤載作 |
| 小雅鴻雁 | 2 澤作宅 |
| 周頌載芟 | 柞澤 |
| 大雅皇矣 | 1 赫莫獲度廓宅 |

魯頌泮水 7 博敷逆獲

小雅裳裳者華 3 白駱駱若

鄭風蕤兮 12 蕤伯

大雅韓奕 6 貊伯壑籍

e) 與藥 iak 韻的若字押韻(例外)

衛風氓 3 落若

小雅皇皇者華 4 駱若度

小雅裳裳者華 3 白駱駱若

魯頌閟宮 7 繹宅貊諾若

魯頌閟宮 9 柏度尺烏頌奕作碩若

鐸韻的諧聲字

度 d'âk, d'uo : 渡 d'uo

客 k'âk, 落 lâk : 格 kek : 路 luo : 畧 liak

惡 'âk, 'uo : 亞 'a : 聖 'âk : 啞 'ek

薄 b'âk : 補 puo : 甫 p'iu

拓 t'âk : 石 ziäk

作 tsâk, tsâ, tsuo : 酢 dz'âk : 窄 tsek

穫 γwâk : 獲 γwek¹) : 灌 γuo, γwâk : 樓 γwa

諾 nâk : 若 nziäk : 匿 niäk : 慝 nziä

錯 ts'âk, tsuo : 昔 siäk : 譜 tsek : 鵠 ts'iak

蕤 t'âk : 繹 iäk : 擇 d'ek : 釋 siäk

託 t'âk : 宅 d'ek

莫 mâk, muo : 暮 muo : 漠 mâk : 蟆 ma

由詩經的用韻看起來，鐸 âk 韻的字與唐 âng 韻的字不同。唐 âng 是同陽 iang 時常押韻的，絕對不同清 iäng 押韻。而鐸 âk 與昔 iäk 是時常押韻的，除去若字外

(1) 獲字廣韻入麥韻但集韻入陌韻。由詩韻及諧聲看起來獲字好像近於陌而不近於麥，集韻的改正亦許是對的。苗夔的毛詩訂訂似乎是從集韻的辦法。

與藥 iak 韻的字押韻的差不多沒有。這種用韻不同的地方我覺得與鐸 \hat{ak} 韻本身沒有關係。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昔 iäk , 藥 iak 在上古時候是不同的, iäk 跟 \hat{ak} 的主要元音相近而 iak 跟 \hat{ak} 的主要元音反相差的多些。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若就切韻看起來, iak 比 iäk 近於 \hat{ak} , 何以在上古時候會反過來了呢? 我們現在不得不暫走出題外來看看藥韻在詩經裏的情形是怎麼樣的。在詩韻裏藥韻的字有同覺 \hat{ak} 錫 iek 押韻的: ——

大雅靈臺 3 濯鬻沼(?)躡
大雅桑柔 5 削爵濯溺(入藥, 錫二韻)
邶風簡兮 3 籥翟(入陌, 錫二韻) 爵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例子, 立刻想到麻 a , ia 的分部的情形。麻 a , ia 一部分(<上古 $*a'$ $*\text{ia}$) 同歌 \hat{a} 押韻, 一部分(<上古 $*\hat{a}$, $*\text{i}\hat{a}$) 同模, 魚押韻, 兩部分不相混的。現在的情形也相似, 藥 iak 是上古 $*\text{i}\hat{ak}$ 來的, 所以同覺 \hat{ak} 押韻; 昔 iäk 是從上古 $*\text{iak}$ 來的, 所以同鐸 \hat{ak} 押韻。這麼一來我們可以解釋詩經為什麼會拿 iäk 來韻 \hat{ak} 而不拿 iak , 同時 iak < $*\text{i}\hat{ak}$ 也可以從麻 a , ia < $*\hat{a}$, $*\text{i}\hat{a}$ 的先例解釋了¹⁾。

若是昔 iäk 是從 $*\text{iak}$ 來的, 我們就要問在什麼情形之下上古的 $*\text{ia}$ ($*\text{iwa}$), 可以保留着, 在什麼情形之下 $*\text{ia}$ ($*\text{iwa}$) 變成 iä (iwä) 呢? 這個問題我可以作簡單的答案: 沒有韻尾(麻三等 ia) 或者有 $-\text{ng}$ 韻尾(陽 iang , iwang) 的字, $*\text{ia}$ ($*\text{iwa}$) 到切韻的時候還是 ia (iwa), 在其他情形之下一律變作 iä (iwä) 如仙 iän , iwän , 薛 iät , 祭 iäi , 宵 iäu , 昔 iäk , 等(詳見下文)。

現在我還要加鐸韻的幾個例外的字。這幾個字的用韻同諧聲都與以上鐸韻的字不同, 他們似乎別有來源: ——

鑿 $\text{dz}'\hat{ak}$ 與襪, 沃, 藥韻 (唐風揚之水 1)
樂 läk , ngäk , ngau 與莧韻 (周南關雎 5)
與謔, 藥韻 (鄭風溱洧 1, 2)
與櫟, 駁韻 (唐風晨風 2)

(1) 同覺, 藥押韻的錫韻的字也有一種解釋: iek < $*\text{iök}$ < $*\text{iok}$, $*\text{iok}$ 同 $*\text{i}\hat{ak}$ 押韻是沒有困難的。

與沼，虐，殺，韻（小雅正月11, 12）

與沃韻（小雅隰桑 2）

與照，慄，藐，教，虐，耄韻（大雅抑11）

與到韻（大雅韓奕 5）

與鑿，櫟，沃韻（唐風揚之水 1）

他們的諧聲字亦與普通鐸韻字不同

樂 lâk, ngâk, ngau : 鑠 síak : 櫟 liek, iak

鑿 dz'âk : 芊 dz'âk

這種鐸韻的字在上古時候也許有一種圓唇元音。我們不能一定說是什麼音。只好暫時不去解釋他們。

鐸韻的字我們雖然可以定他是從上古 *âk 來的，然而他一部分的諧聲字是 uo。我覺得惡 âk, 'uo; 度 d'âk, d'uo 等字，他們在最初的時候一定是有一種元音的，不過到了詩經的時候他們的元音已經是不同了，我們可以想像他們變化的情形如下：
*âk > 'âk; *âg > *âwg > *owg (詩經) > 'o (詩經) > uo (切韻)，這麼樣 âk, uo 諧聲的現象可以解釋了，我們現在不是討論詩經以前的音韻所以可以不必去詳細討論他們，不過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 'âk 同 uo 直接押韻的沒有一個確不可疑的例子。這更可以證明他們到了詩經的時候已經是發生變化了。

鐸韻還有些例外同藥 iak, 職 iok 諧聲的。我沒有一定的解釋方法。我想這種例外諧聲的起源有三種(1)造字人的方言關係(2)造字不恰當(3)後人造字誤用先例，(wrong analogy), 如合 âp 與緝 iəp 諧聲是可能的，他們在上古時候是 *əp, *iəp, 後來(或方言中)盍 âp 與合 âp 相混之後，就可以造出 iəp 同盍 âp 的諧聲字來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盍是上古的 *âp 不能同 iəp 諧聲的。現在我們只能知道個大概，很難指出那個字是怎樣造錯的。我希望文字學專家可以幫助我們。

4) 寒 ân 桓 uân

詩韻裏頭有：——

a) 與刪 an, wan, 山 an¹) (少數)韻的字押韻

(1) 刪與山的分別在詩經裡頭的證據太少，我們不能定。